

廣弘明集

冊五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法義篇第四之二

內典序

奉齊司徒
竟陵王教

沈約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翹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鶩擬燄鷲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遙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恆品蓋亦含生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篲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遙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既已事盈方等義滿神宣逮於夫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乎非己行符四等道昇

十地若乃靈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學成孤策獨驚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損情屏慮身心靡欲厭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軫遙然自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慾殊塗一致或草礫身體投骸林澤內亡形相外馴兇虎或坐臥行立迹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鷗時登而耿介長蔬忡怛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迹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藉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界獨與神遊包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義而陟道場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迴聖迹寢息神光旣負囊以從師亦棲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又跪運心期誠匪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舛俗遊化所包事出弘獎皆足以遷光淨域登儀寶地並黜華剪飾破

愛辭親鼓柩無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戒德內弘瞻毗耶而聳轡望波斯而迴軫駕四禪之眇眇汎八解之悠悠若乃十號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旣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髣髴興情彫金範玉圖容寫狀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色至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閻浮神光陸離星繫於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闡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昭被象譯輝映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至於吁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裛理卷分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

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羣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遞相扶獎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撤網去綱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辯情靈棲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尙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之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圃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充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震玄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讚其祥緣踐二氣而業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寶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

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海得隨理
悟墜體翽塗不遠斯復十方三世咸證伊言茲誓或騫無取正覺

南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大矣哉妙覺之爲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爲
方慈波慧水雖可漑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得
而言焉至於義指天山之表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籌所能算也逮
於祇樹菴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恆沙之
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響萬軫同起分條散葉離文
析句未或暨其萬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
冥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之靈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
而啓其室也祕藏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以寶縑文以麗篆凝
光瓊筍炫彩瑤滕思欲敷震微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
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

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於六宵啓法門於千載
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降暨於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
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氣氲緒法昭晰遺筌標聲
妙住騰華寶蓮文摛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
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場絢彩正水興蓮乘茲上果永導
芳緣

南齊竟陵王解疏二首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理必同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邃
瑞誕聖王宮駐彩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
於道場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盥煩襟棲情正業肅萃僧英
敬敷慧典密藏奧文雲開雨散今魄首丹達日弦上朔士步凝想空
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茲乃飾筵藻殿張帷感邸絜誠祇事

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藹雲迴祕理探微玄況悠邈宗條旣舉窮功
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乘此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

夫妙極衆象湛恩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
委華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行言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効
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燭爲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
是用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故敬藉名僧演敷奧籍震微起滯輪
動雲迴月殿含呂魄弦上日甘露旣窮輟言寶座卷文罷席衣屣相
趨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嶽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
違椒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歆報之誠恩隆
於永劫敬捨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覺仰願聖靈速登寶
位越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茲三世咸證於此敢誓丹衷庶符皎

曰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劉虬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邴焉

遂辟穀却粒餌朮衣麻布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時不闕世諦典籍不復修綜棋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注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文宣深于正法以虬精於釋理要其東下與虬書曰

蕭子良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之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痗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旣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己以闇通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馭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蕃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摧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閒襟長慕出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

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緇林枯而重菴昭
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浴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
翻有心儀萃高踰愛海比策禪衢沾濠射之冥遊屈祗鷺之法侶闡
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
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璜家習禮讓
樵蘇必時郊林全鬱罫網有節鱗羽偕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畿畎
膏田沃野亘望無躔信可以招往隱倫棲集勝寄故文舉築室冶城
之阿次宗植援西山之趾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每踐
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遷復何懷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
愛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敘之間爲道自
雲一二令凌琚之口具王元長之詞也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

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仲復咨嗟彌用欽想此子含真抱璞比調雲霞
背俗居幽寓歡林淑養志南荆可與卜寶爭價韜光楚服固同隋照
共明雖顏段之棲遲偃仰楊鄭之寂漠恬澹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
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謚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
不艱白衣居士卽之而方易逝將燭昏霾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
靈鏜之留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尙旣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苑間
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交曉曙疇得寫析深襟辯明幽旨迹生滅
之中談究真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居問道之次具爲敦
請此蘭山桂水旣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
旌蒲爲分直闇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時加資遣也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庾杲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鍾石非禮樂
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

親奉語言夢想清顏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
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循功晦不
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心廣敷真俗思聞繫
表共剖衆妙式筵山阿虛館川涘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
旌君大於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感歎百齡飄驟凝滯
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己且陵雪戒途非滅跡之効鴻鍾在御豈銷
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固有同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
在我觸地蕭條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虬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爲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
移在江州白雲徘徊似入閭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
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人餘論爲集二十四卷
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謚法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
謚也陳實曰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迺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
彥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
餘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敘黔婁韓卓之慕
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
假使橫經擁篲日夜掃門會不睹千仞之一尺萬頃之涓澮終於
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曰其子

之遴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文以爲傳云

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等

臣綱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明玄象軒臺在嶽逖聽良書是以道彌隆而禮愈縟德彌溥而事愈泰此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侷神垂則冲天開宇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切靈啓構照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華所表復非良匠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子來而成實唯淨國固絕董落之禮高邁釋宮理無鹿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闡法音伏希躬降睟容施灑甘露油然慧雲霈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蒼生履天居而說無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真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三美顯豈不大乎與彼陁山之上僊巖之下西都鳳凰負陽鸞驚安足同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輕干聽覽流汗戰懼謹啓

珍做宋版印

答請御講啓敕

梁武帝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惟日萬機今復過之年耆
根熟氣力衰耗荷此黼展有踰重負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
吐握未足爲勞楚君盱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
精華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
乃當議耳越敕

重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最上聞願垂法雨天鑒凝遠未蒙降遂預
均藥木誠同器水徒美春華還憐秋藿伏惟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
契四三六五不能喻十堯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條尙興未息之念
一物失所猶起納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議石渠之講竊以神通
所現一念萬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密猶處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
已爲八會豈與吹律之后均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願

以平等慧行如來慈爲度蒼生降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
珠法炬人人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威重以聞啓翹誠注
仰伏希允遂使北冀無山豈自高於曩日南陽迴景不獨隔於當今
謹啓

重答御講啓敕

梁武帝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答緣邊未入國度多
乏如是等事恆須經計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兼
款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
魏室無虞楊阜猶云可悲況今爪牙腹心不貳之臣又論道帷幄之
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晝厲夕惕如履霜刃以
朽索馭六馬豈足爲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方今信非談曰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道義
也越勅

又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臣綸臣紀言敢藉寵靈頻于聽覽再降神旨未垂臨燭伏以皇
政廣覃天覆悠遠海河夷宴日月貞明洛水有稱蕃之胡蘘街有歸
命之虜春戈已戢秋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貂璫有得賢之頌聖
德冲謙劬勞日昃猶以時多禹歎物未堯心百辟慚惶羣司聳蕩臣
等或三善靡聞或一官不効嗜鮑逢宰相之請學儉得參軍之譏而
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是以匪懼塵黷復敢上聞伏願樂說大慈
特垂矜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俗隨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含生
凡厥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鏡裏得珠俱開三障於其誠願孰不
幸甚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又答御講啓勅

梁武帝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下負重庸主少
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

代吾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於苞桑斯則乾乾夕惕謹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勅越勅

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舍人徐儼奉宣勅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歲正月開說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飢蒙王膳比此未踰貧獲寶珠方斯非譬伏以元正慶流大裘禮畢慧雲續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澤俾茲含生隨藥木而增長懽同萬國福浹九圍豈直愚臣得未曾有謹宣今勅馳報綸紀具爾相趨無辭上謝謹啓

奉請上開講啓

臣綱言竊以真如無說非筌不悟極果不應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緣方見圓曦之影藥含長性得墜慧雲之慈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輪馭世應跡有爲俯存利物不違本誓開導愚蒙驅十方於大乘運萬

國於仁壽豈止冶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江決河削成天下智高九舜
明出十堯頻徙鑾蹕降甘露雨天人舞蹈含生利益是以背流知返
迷岸識歸臣自叨預趨聞渴仰無厭一日冒陳丹款伏希復轉法輪
未迴聽卑之恩尙絕愚臣之願悽悽寸志重敢披祈伏願將降一音
曲矜三請被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寶坊聖心等視蒼生猶如一子
遂臣之請卽是普被無邊如蒙允許衆望亦足兩肩荷負豈敢爲喻
不任下願謹啓事以聞謹啓

答請開講啓勅

梁武帝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旣善豈不欣然吾內外衆緣憂勞紛總食息無
暇廢事論道是所未遑汝便爲未體國也越勅

重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丹願懇誠屢冒宸宸實希降甘露雨普被三千天聽孔邈未
垂鑒遂旱苗傾潤豈比自憐喝鳥思林寧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

伏敢重新降逮勅旨垂許來歲二月開金字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愚請稽拜恭聞不勝喜躍身心悅樂如觸慈光手足蹈舞義非餘習伏以香城妙說寶仰神文潤方雲雨明踰日月能使迷途識正大夢均朝梵志懼來天魔遙禮提桓所聽而今得聞波崱所求希世復出其爲利益深廣無邊九圍獲悟十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窮後念方當共捐五蓋俱照一空巍巍蕩蕩難得爲喻臣仍屈慧令續宣此典大乘普導實由聖慈伏筆罄言寧宣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般若經序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譬茲烈炎遠衆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域弘其妙說彌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呪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萬法之本源也皇帝

真智自己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緝五際之頽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非以黃屋爲尊每以蒼生爲念德徧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慙歎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乘躋駁五部乖謬訶黎狹劣徒仰黑月之光毗曇褊滯未見沈珠之寶自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決散羣迷摧伏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祕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般若永斷煩惑同歸清淨潤甘露於羣生轉法輪而不息上以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茲已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最爲奧遠迺區出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行深迺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新學者焉大僧正慧令蓋法門之上首亦總持之神足願等須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迺啓請御講說斯經有詔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蜜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已來後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夷主多奢

替舞堂鍾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
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女共靈囿於庶人重以華園毀折悟一切之
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方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
僧侶肅肅神宇結翠巘之陰峨峨重閣臨丹雉之上廣博光明有邁
菴羅之地身心安樂實符歡喜之園于時三春屆節萬物舒榮風日
依遲不寒不暑瑞華寶樹照曜七重玉底金池淪漪八德洞啓高門
雲集大衆趨法席以沸誼聽鳴鐘而寂靜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
摩捨三殿之俗娛延二座以問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亦咸發深
心並修淨行熏戒香以調善服染衣而就列廡映蟬冕委蛇冠帶排
金門登玉階者濟濟成羣旣而警蹕北趨檠戟東轉門揚清梵傍吐
香烟被淨居之服升須彌之座八種妙聲發言無滯十方竦聽隨類
得解甚深之義在挹注而難竭樂說之辯旣往復而彌新至如宿學
耆僧亟淪偏執專杖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天尊而發問

於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不渙然冰釋欣然
頂戴若蓮華之漸開譬月初而增長凡諸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
外戚及尚書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外
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驛途遙萬里仰皇化以載馳聞
天華而躍踊頭面伸其盡禮讚歎從其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
於同泰寺夜覆制義並名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譬於瀉瓶諷誦同
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八禪說法度人顯名
於關塞之北聞中國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令猶
未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有外國僧衆不
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
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鄞縣阿育王寺釋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
解既等鬱多之思惟亦同波菴之懇到迺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
地用表至誠昔剋體供養析骨書寫歸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望古

信非虛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賚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居幄座謹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歲撤萬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收地利同入珍於撓海盈息泉府譬無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力無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沓不可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大地震動備諸踊沒三則夜必樹雨朝則晴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犍椎旣鳴講筵將合重肩絰轂填溢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施法席止坐萬人而恆沙大衆更無迫迮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廚匪宿辦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氛氲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讚善遍於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靈邁雨華於往瑞是時率土藻抃含靈慶悅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

其心迹爲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尙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當祕諸寶函傳彼金字百萬劫以光明彌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臣預在講筵職參史載謹錄時事以立今序御出同泰寺講

御講摩訶般若經序

蕭子顯

庖犧迺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以廣陳蓋道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漢明白講局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靈若之觀井鬻雲夢之在胸中也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亶聰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眇塵劫之初寂照所通該六合之外屈此無爲示同有學檀忍兼修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捨旣等王宮之時量珍寶於四天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脫屣故以道駕皇王事高方冊若非蘊生知之上德

蓄機神於懷抱洞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字摩訶般

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爲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無相明本發軫與究竟同流奧義雲霏深文海富前世學人鮮能堪受皇上愛重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眷懷總持親動王言妙踰綸紱導明心之遠筌標空解之奇趣乃摛以翠縑刻爲金篆衆具寶飾品窮無價芝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翊河圖方此非瑞青玉之爲仙簡於焉已劣皇太子承萬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閑覽譬彼薰風願聞弘說殷勤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通七年太歲癸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輿駕出大通門幸同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樂九成梵音四合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造于道場而建乎福田也旣而龍袞輟御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延高廣上界莫之擬新學不能升天容有穆降詔音旨弘捷疾之辯騁無畏之辭炙輶無窮連環自解恣所請問渙然冰釋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藏衢樽之俟酌加以長筵巨陛冠冕千羣充堂溢霽僧侶山積

對別殿而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錐立不容荆刺無地承法雨之通潤
悅甘露而忘歸如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之仰日月自皇太子王侯
已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鎮座
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及優婆塞優婆夷
衆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人
講肆所班供帳所設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宮武衛宿
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饌別錫泉府復數萬人不在聽衆之
例外國道人沙呵耶奢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
講故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
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王安拘越荒服遠夷列參近座膜拜露頂欣
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爲貴卽有四人同時落髮先是寶誌法師者
神通不惻靈迹甚多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禮
樂未遑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麈尾扇及鐵錫杖奉上

而口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年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縮揆指迹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清朗時過兩旬日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辰四衆雲集懺禮纔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間遍於卍字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炫燿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腋下達于肩上聖御躬自虔禮大衆咸所觀矚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厥諮諏罔不備舉或通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聞而啓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雖伸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酬接如響應聲萬物爲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師而僧家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爲之

通解神彩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詳朗贍莫能追領
舊學諸僧黯如撤燭弛氣結舌無人不然萬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
此事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開所立之義直是
素有心疑止來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旣罷讚歎發願或
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諮竟乃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聖難測是
講也東儲始啓止蒙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重復伸請更蒙二七
而請益之衆顛顛不已上以國務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
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嘍
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二萬六宮
所捨二百七十萬上親臨億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饗人所掌若非
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宮一日將十萬生衣歲出千金上並
不取別自營給服麤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寒暑被襲
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爲下牀傍無侍衛顧無

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
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己誠起居之恆事禁中之實錄
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爲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
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同
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爲如法之淨財量入爲出資無外取
一役之勞計限傭賚故能構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
莫過三元三元所設衆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糾以爲
巨費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爲邑節欣欣請受爭取福分
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卽至數十萬衆饗之不盡所以
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恆度府庫常畜
固以天下爲公器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生
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爲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
別勅至到張文休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卽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爲

常文休者先爲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惻然
不許非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目旣非馮媛之市義又無汲黯
之請罪人微宥重過於昔時文休旣荷嘉貸未嘗暫怠日中或不得
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幡負擔馳逐家禽野獸
殫四生之品無不放捨焉是時朝臣至於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千
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
以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或
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衆者或燒指供養三
寶者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導獲悟不同故法眼無生根性
非一上並與其人同發大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

發般若經題論義

梁都講法彪

都講枳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制曰曼倩云談何容易
在乎至理彌不可說雖罄兩端終慙四答夫實智不動至理無言湛

然莫測超爾獨遠照盡空界不運其明用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住以之住無得得以之得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善異流俱會平等故能導羣盲而並驅方六舟而俱濟成菩提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門三明不能窺其機七辯不能宣其實大聖世尊不違本誓以方便力接引衆生於無名相寄名相說使訪道者識塗令問津者知歸所以於王舍城大師子吼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經亦名爲小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般若窮檢經論未見其說唯有仁王般若題列卷後具有其文第一佛在王舍城說小品般若第二佛在舍衛國祇洹林中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舍衛國祇洹林說天王般若第四佛在王舍城說光讚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說仁王般若其云金剛般若有八卷淮南唯有校量功德一品卽其本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時說般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兩記相反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止云光讚放光道行舉此三經不列五時

此土有光讚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卽是大品光讚道行與放光無殊
正以詳略爲異光讚起序品至散華品凡二十七品大本至散華有
二十九品光讚闕無二品道行初起二段盡後囑累凡有三十品依
大本除前六品猶應有八十四品道行闕無五十四品光讚道行與
大品事義無異爲是出經者辭有文質是爲在天竺時已分爲三部
前注大品亦開爲五別隨文析理非爲異處僧叡小品序云斯經正
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其文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
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前謂僧叡小品序
卽是七卷般若隨從舊聞致成差漏不遠而復庶無祇悔僧叡所言
小品卽是道行般若何以知然以三事驗故知其然一道行般若尾
末亦自題爲小品二七卷有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叡序三
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二僧叡序止讚道行二字其文言云章雖
三十冠之者道言雖十萬倍之者行行凝然後無生道足然後補處

以是義故知道行經卽是小品大品之名是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過爾時猶未名爲大品前來小品後至小品有三十章大品有九十章多少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品所以得生復有人言佛說五時教第一時在鹿野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於雙樹間轉大般涅槃云大品經是第二時教淨名思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第四時教是義不然釋論言須菩提聞法華經中說聲聞人皆當作佛是故今問爲畢定不畢定是則聞法華在前說大品在後以是因緣不得言大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二夜經中說佛從得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所說經教一切皆實不顛倒以是義知從尼連禪河邊初得道日乃至娑羅林中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中本起經云如來始成道優陀耶還淨飯王問今者獨處思憶何事優陀耶答云世尊唯空苦樂非真淨飯王言災矣悉達一切皆有如何言無反矣悉達與人爲讐此是始成道時

說般若波羅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聞布施
不見布施乃至不聞大涅槃不見大涅槃知見法界解了實相空無
所有第九功德經言菩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悉無所見若有見者
不見佛性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槃乃至廣說以
如是因緣故當知初成道日乃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經般若
波羅蜜是諸佛母三世如來皆由是生無相大法非可戲論豈得限
以次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宜聞非一亦復不但止有五時往年令
莊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共相研覈檢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
八十人是則時教甚爲衆多一人出世多人得利益豈容止爲一根
性人次第五時轉大法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經題立名凡
有三意一以人二以法三人法雙舉辯意思益是以人名經法華涅
槃是以法名經淨名勝鬘是人法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無
人離人無法云何得言此經以法爲名般若是實法人是假名此是

人家之法非法家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寶攝是故此經得受法名摩訶般若波羅蜜此是天竺音經是此土語外國名爲修多羅此言法本具含五義一出生二涌泉三顯示四繩墨五結鬘訓釋經字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久者名不變滅是名爲久三世不遷卽是常義通者理無擁滯是名爲通一切無礙卽是道義由者出生衆善是名爲由萬行軌轍卽是法義以經字代修多羅者修多羅名通經名別修多羅名所以通者凡聖共有所以爲通經名別者此土聖人所說名之爲經所以爲別以經字代修多羅欲令聞者卽得信解摩訶此言大般若此言智慧波羅此言彼岸蜜此言度又云到具語翻譯云大智慧度言彼岸度者蓋是國語不同此以爲非彼以爲是此以爲是彼以爲非隨俗之說更無異義此中有四意一稱德二出體三辯用四明宗大是稱德智慧是出體度是辯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復有二意一者法說二者譬說大者是法說彼岸是譬說卽以彼岸譬於

涅槃云何是大義空是大義涅槃十八空云言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空此經言色大故般若大不待小空名爲大空大若定大不名爲大無得而稱是爲大義云何智慧義能知諸法實相是智義能照諸法無生是慧義若有照有得不名智慧無照無得而本圓寂是智慧義云何爲度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煩惱爲中流以第一度濟於四流以是因緣名之爲度度若定度不名爲度無去無來是名度義又云至者以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云至是體性前至故名爲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果有所到是名到義云何是彼岸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異涅槃涅槃不異生死不行二法是彼此岸義所以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修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非修非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若不爾云何當得薩婆若佛言菩薩摩訶薩得薩婆若如相

須菩提又問言世尊菩薩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云何當得一切種
智佛言無所得卽是得以是得得無所得又佛言色卽薩婆若乃至
一切種智卽薩婆若色如相乃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二無
別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著取緣忘懷求理如響受聲如
幻聽法斯真可謂般若波羅蜜矣止誦初章更無異識義乖傳燈心
非受水豈能宣金口於慧殿散甘露於香城潤良田之種子發菩提
之萌芽譬坳塘之水隨百川而入巨海猶螻螟之目因千日而窺大
明豈知其涯岸之所止泊寧見照燭之所近遠憑藉大衆宿植德本
仰承如來慈善根力儻有疑難冀能酬答餘有問答一十二卷訪本
未獲故其文蓋闕

謝開講般若經啓

梁簡文帝

臣綱言伏承輿駕臨同泰寺開金字般若波羅蜜經題照迷生之慧
日導出世之長源百華同陰萬流歸海幽顯讚揚率土含潤臣身礙

已來望舒盈闕甘露普被人天俱萃波若魔事獨在微躬馳係法輪
私深剋責不任下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答謝開講般若啓勅

梁武帝

省啓具之爲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經發題始竟四衆雲合華夷畢
集連兩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顯同慶實相之中本無去來身
雖不到心靡不在善自調養慎勿牽勞尙有兩旬日數猶奢今雖不
同後會未晚也吾始還臺不復多勅越勅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音釋

虬渠幽切 翮許緣切 鷲士遇切 鷲疾風切 晷居洧切 兕似考切 兕詳

角似牛一爲鬼切 鱗他各切 囊無底囊 柁余制切 彪悲幽切 籊直祐切 裏

除失切書鑣甫矯切馬巨鹽切黑騫去乾切騰徒登切晰之列

也卷編次也銜外鐵也黥髮之民也騫去乾切騰徒登切晰之列

也璿似宣絢黝眩切盥古玩切逵渠追惕他歷切屬居勺切瘳莫

也切病馯子朗切磷良忍切菴戈芮切置尺容切蕤入垂霾莫佳切

欄移廉切澮古會切澌呂振逖託歷切睽思季切清驚驚

士角切驚懼之涉切黼辰黼方矩切展隱綺切旰古案切黷徒谷

也逗田候切悽洛侯切喝於歇切踳尺尹切駁北角嘯語偃

甌似榮丘體切有衣鄭莫候切賚落代切結古畫迨側華切贊側

璧切井亶多簡切誠闐徒年切于膜莫胡切長黯烏感切弛尸紙切

也居洧切盛蒲故切糾居黜切媛于願曼倩曼莫半切倩此見

也坳烏交切坳下不平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法義篇第四之三

上大法頌表

梁簡文帝

臣綱言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在乎奚斯考甫神雀嘉樹或止事乎區中慶昭乎一物猶且手舞足蹈傳式方來況迺道出百非義高三代而可闋筆韜詞詠歌不作者也伏惟陛下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垠躬紆尊極降宣至理澤雨無偏心田受潤是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佛法之勝事國家之至美稽之上古未有斯盛雅頌之作不可闕也謹上大法頌一首曹不從征之賦劉坦遊侍之談曾無連類伏兼悚慙不勝喜悅之誠謹遣狀詔鍾超寶奉表獻頌以聞臣綱謹啓

大法頌 并序

皇帝以湛然法身不捨本誓神力示現降應茲土龍顏日角參漏重
瞳衡表連珠文爲玉斗自納麓開基天地之德已布封唐啓跡日月
之照先明百揆之序方舜九河之導均禹尙弘事殷之禮且屈在田
之則自五昴朝飛告赤文之瑞其兩七日受綠色之符神器有歸鼎
運斯集焦門厭棄德之君縮水發白旄之陣然後受皇天之睽命當
四海之樂推豈假祀蚩尤於沛庭託河冰於王霸于時鳳鳳音梵裂序
蒼蒼舛度乃選五石以補之坤軸傾斜積冰發坼乃緯九數而正之
陰兔兩重陽鳥三足乃定王業以暉之攝提乖方孟陬失紀乃置清
臺而辨之維冠冕於已頽綴珩珮於旣毀自憑玉几握天鏡履璿璣
而端拱居巖廊而淵默於今三十有二載也是以天德一於上地數
二於下復朗參辰不易日月兩曜如合璧五精如連珠禋宗類昊虔
丘禮澤敬行五祀功被百神川嶽呈祥風煙効祉青雲干呂黃氣出

翼聽隄山之威鳳製大夏之貞筠陽管叶春雌鍾應律上林之課匪
疎相府之占無謬奏六英於若水張咸池於洞庭秉翟動和天之樂
建華宣易俗之奏協律有風颯之序典樂致雍雍之節詩書乃陳絃
縹斯備蒲輪受伏生之誦科斗薦魯宅之文蒸栗殺青玉牒石記墳
委廣內暉煥麒麟置台命袞法河依嶽建職樹司區雲祥火高山容
與赤黻邈迤色麗文翬章研織鳥諫鼓高懸芻言不棄肺石通惋書
謗橋板草名指佞便辟去朝獸稱觸罪姦回放黜是以龍翔鳳集河
濂海夷露下若飴泉浮如醴桂薪不斧而丹甌自熟玉臯詎牽而銀
甕斯滿河光似冪樹彩成車氛氲四照暉麗五色神明磊落徵祥布
獲金鱗鐵面貢碧砮之琛航海梯山奉白環之使戴日戴斗靡不來
王太平太蒙無思不服方叔邵虎之臣均鼙應鼓之將秉龍虎之祕
韜握朱玄之異略受賑於廟堂之上揚威於關塞之下出玉明而直
指度金城而奏策蕩雜種之殘妖匡中原之塗炭北臨地脉西出天

渠昆夷罷患夙沙自服獲犬戎之鹿懸密須之鼓藁街有受纓之虜
詔水觀受降之首四表無塵六合共貫皇德隆矣太平之風浹乎無
外矣天子內韜無生之至慧外應體乾之弘跡將欲改權教示實道
遣方便之說導化城之迷乃端宸神居吁而言曰若夫眇夢華胥怡
然姑射服齊宮於玄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
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川岫棄琴瑟
乎大壑卑躬菲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
未階於出世也解網放禽穿泉掩齒起泣辜之澤行扇暍之慈推溝
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階乎
出世也紫府青丘陁山漳水敦河上之道文悅岐伯之章句甘泉啓
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羨門之誓不期作交門之歌斯
蓋止愛久齡事在諸己篤而爲論彌有未弘雖獲龍從之禪終墮長
生之難徒階三清之樂不祛八倒之境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

闡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於是莊嚴國
界建立道場廣行利益開闡佛事驅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
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如憑津濟咸賴歸依擘乎若朝日之開
衆華霈乎若農夫之遇膏雨功德之翼已圓智慧之門必備以爲般
若經者方等大法峻極靡際深邃無底籠萬善乎無相兆九垓而無
邊譬猶枝川派別入大海而同味衆芳雜彩到須彌而一色空空不
著如如俱會不合不散無去無來種覺可生允茲佛母羣典弗逮是
號經王乃欲震一音雨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暘紀歲玄枵次星夾
鍾應乎仲春甲申在乎吉日將幸同泰大轉法輪茲寺者我皇之所
建立改大里之署成伽藍之所化鐵繩爲金沼變鐵網爲香城照神
光於熱沙起清涼於炎火千櫨截擘百栱穹隆紅壁玄梁華榱玉砌
三階齊列四注周流上玉翼而捫天飛銀楹而蔽景虹拖蜿垂承蔓
繞檣蓮抽井倒冒宇臨牕彤彤寶塔旣等法華之座峨峨長表更同

意樂之國下鑿白銀之塹傍暉金薄之甄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
 寶殿霞開無假鳳凰之瑞金輪燭日妙臨淄之地下層臺累駕邁宛
 委之空飛夏宇凝霜温室含暖雕樓之內滴動而響生洞扉之裏鷓
 歸而氣激幢號摩尼旛懸金縷盤徑十丈鈴圍四斛舒七寶之交枝
 流八功之淨水地芝候月天華逆風法鼓夜鳴聲中聞法瓊枝日動
 葉裏成音妙德陽之宮麗未央之閨故銅櫺三丈追嘆并幹玉樓十
 二遙取神仙譬彼清涼之臺同符蘭臺之寺忉利照園之東帝釋天
 城之北故以辛壬癸甲綿蠻震鬪吁哉其不可狀鏘鏘盱盱瓌譎雜
 錯邈乎其不可名於是璧日揚精景雲麗色薰風徐動淵露微垂後
 距屯威前茆警列武校星連鴻鐘吐響運天宮之法駕啓天路之威
 神百靈扶持千乘雷動六虬齊軫七斗垂暉雲罕乘空勾陳翼駕超
 光躡景日被天迴金蓋玉輦豹服鼉鼓馘驪沃若天馬半漢綠弓黃
 弩象飾魚文攸飛案節不勞斬蛟之劍虎賁弋羽豈假鳴烏之射湛

湛奕奕麟麟赫赫出乎大通之門天子降彫輦之貴行接足之禮頂
拜金山歸依月面如聞萬歲之聲若觀六變之動於是乃披如來之
衣登師子之座均百慮之紛總愍三請之懇懃啓真慧之深宗明度
彼之弘教二諦現空有之津二智包權實之底大乘豁其靡礙道心
究其歸涯因果之攝不運而行真俗莫求弗動斯到不以二法會乎
中道盡佛淵海入佛法藏極修妬之妙典研龍宮之祕法宣娑婆之
奧旨闡衆聖之微言正水旣沾邪難自息慧日普照毒霜並消除黑
闇於四生遣無明於三界巍巍乎若彌樓之在巨海穆穆乎譬衆星
之繞圓月于時天龍八部側塞空界積衣成座散華至膝三千化穢
土之質火宅有離苦之期惡道蒙休泥犁普息誅誅學侶濟濟名僧
皆樂說如辯才智慧如身子踰乎青目黑齒高彼廣膝赤髭咸符寫
瓶之思並沾染氎之施如金復冶似玉更彫聞所未聞得未曾得鬱
搖動色請益無勸百司具列簪履相趨豐貌焜煌華綬苒蒨謂舍衛

之集大林之講無以過也將令一一佛性逢了因而俱出一一佛土咸遣二而除三比夫歌南風尚黃老臨辟雍講孔宅么麼安足而語哉距於三月甲辰法席圓滿如來放大光明現希有事雄雄吐色珠火非儔瞳瞳上映丹紫競發榮河取其祥潤汾陰陋其暉影掩入殿之紫雲奪鴻門之妙氣昔法華初唱毫照普林般若聿宣通身盡笑王城之瑞千載更逢豈非聖主同諸佛身降茲妙相等諸佛力若符契焉猶秉淵默之謙虛弘懷焉之至誠爲而不宰推而勿居以百姓之心爲心非關諸己荷負無倦攝受四生皇太子臣綱視膳東廂親承大法以爲西巡東狩讚頌以興柴山望祀詠歌斯作況頂開而受露鞠躬而聞道敢述盛德之形容以爲頌曰

玉牒悠夔青史綿長道沿五勝風殊百王商丘命瑱姬水開黃河澄待聖海謚期皇方天譬地功歸有梁垂拱南面克己巖廊權輿教義製造衣裳九韶革響六樂改張儀鳳婉婉擊石鏘鏘廣修璧水洞啓

膠庠輕輅微聘旌帛搜揚蘭臺且富廣內斯藏芸香馥蘭綠字摘章
文功旣被武跡斯彰題雕臆鏤舌紫支黃南街請質北闕來王飛旌
集翰勒跡書狼銀車引附黑節招荒文同海截化普龍鄉西踰月窟
東漸扶桑卑宮類禹解網如湯衢室納異明臺引良善旌弗卷諫鼓
其鏜萬符集祉百神啓祥黑丹吐潤朱草舒芳珠懷鏡像星含喜光
液池下鶴高梧集鳳赤羆日繞素雉朝翔觀玉伯友訪道西王遊經
建木巡指盛唐終非運出豈曰津梁我有無礙共向圓常玉鑾徐動
金輪曉莊紫虬翼軟綠驥騰驤虎文駐蹕龍驂啓行闌干玉馬照曜
天狼玄旄映日翠鳳晞陽前飛格澤後擁陸梁風移霆掃參差焜煌
峨峨寶座郁郁名香法徒學侶塵沙堵牆慈雲吐澤法雨垂涼三密
不限四辯難量猶茲海寶譬彼山王慧流總被藥木開芒佛日出世
同遣惑霜帝釋歌詠幽祇讚揚空華競下天琴自張山含影色地入
毫光非煙繞氣陸藕開房澤普三界恩均八方巍巍堂堂爲舟爲航

伊臣稽首萬壽無疆

皇帝問太子省表并見所製大法頌詞義兼美覽以欣然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舞陳律纔暄風心競尊輕禽短葉尙識音光
沐善歡心寧忘撫扞伏惟殿下體高玄蹟養道春禁牢籠文圃漁獵
義河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什之才並命應王之疋探機析理
怡然不倦朱華景月詎此忘罷屬素藏晚節玄英初氣霜竹浮陰風
梧散葉從容雅論實會神衷綱輕生多幸屬此休世踈奉渥得備
磐藩而黏蠅未拔迷象不羈寶沒醉衣珠沈勇額得聞勝善寧忘歌
詠謹上玄圃園講頌一首文慚綺發思闕彫英徒懷舞蹈之心終愧
清風之藻冒昧呈聞追深赦汗謹啓

玄圃園講頌并序

竊以寶山峻極駘足未窺慧海遙波輕舟詎泛故以探沙亂妙類杵

迷形百代同昏千年誰啓皇上託應金輪均符玉鏡低矜苦習續照
慈燈鶴樹還春龍泉更曉玄水躍祥丹陵瀉電功韜火化意覆雲名
智慧之光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成地平遐肅邇睦澤漏
無底化行靡外滄河鏡淥碧海調風停瑞氣於二辰汎祥煙於五節
鱗羽被解羅之澤黎元沐仁壽之慈於是正化潛通法輪常轉類空
境之傳虛猶懸河之寫潤儲君德彰妙象體睿春瓊視膳閑晨遊心
法犍擗管摛章旣嫵媚錦縟清談論辯亦參差玉照夏啓恧德周頌
慚風乃於玄圃園棲聚息心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樞談永日講道終
朝賓從無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岸理愜祇園靈
塔將涌天華乍落於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浮玉管茲
園邃密獨華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韻頽於瓊音樹葳蕤於妙
葉液水穿流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綱叨籍殊寵陪奉塵末
頂入寶樓竊窺妙簡鳧興藻扞獨瑩心靈敢作頌曰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曼鴻芬機乘八解道照二墳巍巍
蕩蕩萬代一君其一重離照景玉潤舒華七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
雨普洽生芽漣漪義水照曜文華其二芳園黶黶天宮類寶析論冥空
玄機入道密宇淨清重閣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其三肩隨接武握
寶靈珠皆抽四照並撥九衢顧惟多缺徒奉瑛瑜終如燕石更似齊
竽其四

答玄圃園講頌啓令

梁昭明太子

得書并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豔既温且雅豈直斐
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疾至於雙林八辯彌有法
席之致銀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懌遲面乃悉
此不盡言統報

為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

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

梁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梁元帝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詠歌作焉可略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毫今則帝

業維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紐譙城温縣御龍居夏唐
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負屨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暨交趾
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沙武實止戈秉宜生之劍樂彰治定滅庖犧
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彰將稱四七如貔如虎寧俟容成翠屋之遊
廣成石室之會故以宗心者忘相歸憑者常樂昔轉輪護法南宮有
金龍之瑞梵天請道東朝開寶蓋之祥盡善盡美獨高皇代古者所
以出師入保冬羽秋籥實以周頌幼冲用資端士漢盈末學取憑通
議大傳之論孟侯小戴之談司業山川珍異俟郊迎而可知帷幄後
言籍墾田而求驗以今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宣尼道高啓筮
之作聲超姬發寧假卞蘭之頌譬衡華之峻極如渤澥之波瀾顯忠
立孝行修言道博施尙仁動微成務智察舞鷄爻分封蟻爰初登仕
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流董師虎據操鉞蟬冕津卿濟沈物仰
平分之恩沂岱邛岷民思後來之政陳蒼留反裘之化淮海高墨幘

之聲威漸黃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朝鮮航海夜郎款塞
然後體道方震雨施雲行漢用戊申晉維庚午增暉前曜獨擅元貞
恩若春風惠如冬日履道爲輿策賢成駟降意韋編留神緇帙許商
算術王圍射譜南龜異說東馳雜賦任良弈棊羨門式法箴興琴劍
銘自盤盂無不若指諸掌尋涇辯渭重以鳳豔風飛鸞文懸豎織者
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震玄黃豈俟取讚彥先詢聞雅主
至於鹿園深義龍宮奧說遠命學徒親登講肆詞爲憲章言成楷式
往復王粲事軼魏儲酬答蔡謨道高晉兩似懸鐘之應響猶衢罇之
待酌率爾者踵武逖聽者風聲是使金堅祕法寶冥夕夢無懷不滅
華胥夜感自非建慧橋明智劍薰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忽微歷賢
劫而終現黍累迴幹蘊珠藏而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體康居
之篆有異六文二乘始闢譬馬傳兔一體同歸棄犀崇象潤業滋多
見思平積本有凝邈了正相因雖談假績不攝單影卽此後心還蹤

初熠俱宗出倒蓮華起乎淤泥並會集藏明珠曜於貧女性相常空
般若無五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爲萬德之宗無不酌其菁華撮其
旨要採彼玳鱗拾茲翠羽潤珠隋水抵玉崑山每至鶴關日啓黃綺
之儔朝集魚燈夕朗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稟神規躬承睿旨爰錫嘉
名謂之聯璧聯含珠而可擬璧與日而方升以今歲次攝提星在監
德百法明門於茲總備千金不刊獨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號曰法
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倚蒹葭金臺鑿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櫪西河
攝官南國十迴鳳瑄一奉龍光筆削未勤徒榮卜商之序稽古感則
文慚安國之製謹抄纂爵位陳諸左右

使持節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年二十七字世誠

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年四十八字景暢

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劉漑年五十八字茂灌

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宮侍南瑯琊王修年四十二字彥遠

吳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瑯琊王規年四十三字威明
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彭城劉孺年五十五字孝穉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三字仲寶

中軍長史前中庶子陳郡謝儵年四十五字國美

中庶子彭城劉遵年四十七字孝陵

中庶子南瑯琊王穉年四十五字孺通

宣城王友前僕東海徐喈年四十二字彥邕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雲年六十字士洋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陳郡袁君正年四十六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吳郡陸襄年五十四字師卿

中散大夫瑯琊王籍年五十五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東海徐摛年六十四字士績

前尚書左丞沛國劉顯年五十三字嗣芳

中書侍郎南蘭陵蕭幾年四十四字德玄

雲麾長史潯陽太守前僕京兆韋稜年五十五字威直

前國子博士范陽張綰年四十二字孝卿

輕車長史南蘭陵蕭子範年四十九字景則

庶子吳郡陸軍年四十八字洞元

庶子南蘭陵蕭瑱年四十字文容

祕書丞前中舍人南瑯琊王許年二十五字幼仁

宣城王文學南瑯琊王訓年二十五字懷範

洗馬權兼太舟卿彭城劉孝儀年四十九字子儀

洗馬陳郡謝禧年二十六字休度

中軍錄前洗馬彭城劉藍年三十三字懷勃

前洗馬吳郡張孝總年四十二字孝總

南徐州治中南蘭陵蕭子開年四十四字景發

平西中錄事參軍典書通事舍人南郡庾肩吾年四十八字子慎

北中記室參軍潁川庾仲容年五十七字仲容

宣惠記室參軍南蘭陵蕭滂年三十二字希傳

舍人南蘭陵蕭清年二十七字元專

宣惠主簿前舍人陳郡謝嘏年二十五字茂範

尚書都官郎陳郡殷勸年三十字弘善

安北外兵參軍彭城劉孝威年三十九字孝威

前尚書殿中郎南蘭陵蕭愷年二十九字元才

莊嚴旻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梁簡文帝

夫事秉文辭理通氣象涉之者尚迷求之者或躋是以問玄經於楊子且云不習奏古樂於文侯猶稱則睡曆校清臺壽王之課不密氣現斗牛南昌之地或爽況乎慧門深邃入之者固希法海波瀾汎之者未易自使河濟混淆魔塵紛糾皎皎毒霜童童苦樹善田之苗不

吐意華之彩詎發無常之樓互起闇室之火無暉是以餐蜜挫糟俱
珍異論持牛臥棘競起邪宗自佛日團空正流蕩垢手擎四鉢始乎
鹿園之教身臥雙林終於象喻之說含生弗等開塞之義因機感受
不同淺深之言或異處處散說本應根緣有不次第各隨羣品金棺
已掩旃檀之炭無追乳池且涸白氈之灰斯盡迦葉入定歡喜智滅
未地之報已終優波之身且謝於是五部橫流八乾起執尋源旣舛
取著尤別四相乃無常之刀三聚爲苦家之質習續不斷稱爲集諦
無爲有體介然可求等智能斷羅漢猶退豈啻千里之舛義起毫釐
三豕之書謬符晉史北轅趨郢木末纂藻譬乎服子論丘利害不識
膠柱鳴瑟燥濕無變自佛滅之後八百餘年中天竺國婆羅門子名
訶梨跋摩梁云師子鎧四種團陀在家必習三品慧藏入道彌通師
事達磨沙門事均反啓於是歎微言之已絕傷頽風之不振抗言動
論以朱紫爲先發意吐詞必涇渭由己於是標撮領會商榷異端刪

夷浮詭搜聚貞實造百有二品以爲斯論成則據文實則明理舉成
對壞稱實形虛欲令毗曇外道二途皆廢如來論主兩理兼興若夫
龍樹馬鳴止筌大教旃延法勝縈縛小乘兼而總之無踰此說故華
氏之王於茲頂戴樓佉外道結舌無辭百流異出同歸一海萬義區
分總乎成實豈止鼓腹涅槃旗靡轍亂鷄鳴真諦喪精掩色多歷年
所復寡英才粵我大梁炎圖啓運皇帝含天包地之德春生夏長之
仁以本誓願率化斯土梵輪常轉二寶現前甘露聿宣四部無厭有
莊嚴旻法師羽儀鸞鳳負揭光景深以通志神以知來其跡同凡其
源莫測故以心包四忍行合三空慧比文殊玄如善吉總持均阿難
之德樂說有富樓之功思媚我皇起予正法宣弘此論大感乎京師
貧笈爭趨懷鉛來遠無勞冠軍之勢自傾衛客固有華陰之德人歸
成市擬儀舍衛起邁泗洙西關自恥南宮不競湘宮寺智菴筆札之
功不殊法汰之報安石清辯之妙何止道林之折子猷凡如千卷勒

成一部法師大漸深相付囑豈直田生之亡獨臥施讎之手馬公之學方由鄭氏而陳其義云

內典碑銘集林序

梁元帝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鵲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銀身自象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霄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尙云讚頌相似陸機鈎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林宗無愧德祖能誦元帝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踵況般若玄淵真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真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玄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伊師之席道林見重陪飛龍之

座峨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哲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
斯焉尙矣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
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
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復博涉體製不
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
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予幼好雕蟲長而彌篤
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
須彌歸同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與儻未詳悉隨而足之名爲內
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

禪林妙記前集序

唐釋玄則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謂萬善所感
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
出現蓋化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提心願同其號故今成佛

亦號釋迦三無數劫修菩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定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華奉上尋蒙授記得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劫修相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沙如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讚遂超九劫在前成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號普明菩薩盡彼天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入母右脅其母摩耶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曰異菩薩初生大地震動身紫金色二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四方各行七步爲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歎曰相好明了必爲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號師子頰父名淨飯母曰摩耶代代爲輪王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五欲不受欲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入宮中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警遂騰寶馬踰城出家

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牧女驚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充實入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見己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卽率官屬十八億萬持諸苦具來怖菩薩促令急起受五欲樂又遣妙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爾時入聖意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三妙天女化爲癭鬼降魔軍已於二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旣成佛已觀衆生根知其樂小未堪大法卽趣波羅奈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矣又於一時升忉利天九旬安居爲母說法時優闐國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刻檀畫甃以寫佛形於後佛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頂曰汝於未來善爲佛事佛像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徒厭怠佛便告衆却後二月吾當涅槃

槃復記後事如經具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爲欲汲引現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爲必遷所以示滅又衆生根熟所以現生衆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天供養起諸寶塔又大迦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從鎖鬚入誦出佛經一無遺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一百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役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孫權燒椎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江石像汎海瑞容般若冥力觀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禪林妙記後集序

竊聞象分庖卦克讚神明之德訓啓箕疇載穆彝倫之敘自茲已降述者尤多莫不叶璿政而增輝仞金闥而聳價矧乎真乘上智津萬

有以興言祕藏圓音警百靈而暢旨燭迷均於麗景清神比於甘露
自非六瓊踐位四輪飛德豈能探蹟至真研機妙本是知茂於道者
其教孔修昌於業者其文伊煥伏惟皇帝陛下徇齊纂極聖敬凝旒
十善揚仁化柔蟠竈之表四等調俗風高胥燧之前猶且峻玄範而
摛詞藻常源而衍鑿濡垂汗綽留思給園遂以匠物之餘親迂睿旨
正名之末特繕嘉題僧等荷鎔施之恩緘紹隆之澤爰初肅召載惕
中襟伏以聖旨難晞玄津罕涉空思測管嗟混沌之未開實賴叫闍
時象罔其如得蘭臺太史兼左侍極應山縣開國侯某獎鑒弗疲閱
覽無滯乃相與褰怒林之英萼繳者山之迅羽搜八藏之殊珍控三
點之靈液用成一部勒爲十卷較其精詣事絕稱言然以教海旣中
法門猶廣雖要妙之旨已具前修而博瞻之文終資別錄竊以登荆
山者思有獻於連城遊楚濱者願納貢於包匭况龍宮逸寶照爛於
情田鹿苑遺芳芬葩於字葉苟懷貞藹孰忘薦奉加以成貸有循明

規在屬方肆披簡則琳琅畢炫擬之區別則蘭菊自分有導斯來譬
東瀛之沃滄各歸所應類南籥之宮徵以義相屬凡建十章章分上
下成二十卷經尋一千五百餘軸義列三百六十餘條所建十章輒
成四例初二立真俗之境次雙明染淨之由中四坦修證之塗後兩
垂汲引之範相次爲敘各隸多目俾大義粲然至言罔墜暖千門之
列敞侈百隧之兼儲同夫曉宿編珠誠不倫而磊落春叢綴錦諒非
工而彬布實由玄覽深契故使奧旨冥歸伊其不紊抑有憑矣然則
一毛可以知鳳彩故所錄未多雙飛不足罄鳧洲故餘美難極旣限
金口之誨良無玉屑之譏其間削削毫芒斟酌去取恐貽謬於千里
每加審於三復粵以龍朔三年五月十七日首奉綸言迄今麟德元
年五月四日前後二部汗青畢具前則簡而能暢後則博而無雜庶
可以振釋網之宏綱總法門之要鍵開息心之勝躅備多聞之靈囿
伏願醍醐上味永沃神衷般若明珠長輝睿握斯文不墜真宗與日

月俱懸茲福無疆寶祚將穹壤齊固云爾

法苑珠林序

李儼

洎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昭乎訓典鳳篆龍圖金簡玉字
百家異轍萬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殫物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實
中原始要終詎該於俗外而有藏史之說園吏之談寶經浮誕錦籍
紆怪同鏤冰而無成若書空而匪實與夫貫華妙旨寫貝葉玄詞二
乘之宏博八藏之沈祕競以淺深較其優劣亦猶蟻垤之小比峻於
嵩華牛涔之微爭長於江漢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總
持之苑前際後際並契真如初心未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慾海情
塵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寶與髻珠雙至化溢恆沙之境功
被微塵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稱焉洎偕雨徵周佩日通漢蔡愔
西涉竺蘭東遊金口之詞寶臺之旨盈縑積籀被乎中域而卷軸繁
夥條流深曠實相真源卒難詳覽暨我皇唐造物聖上君臨玄教聿

宣緇徒允合傳輝寫液照潤區宇梵響誦音唱咽都甸弘宣之盛指
喻難極屬有西明大德道世法師者字玄暉釋門之領袖也幼疑聚
沙落飾綵衣之歲慈殷接蟻資成具受之壇戒品圓明與吞珠而等
護律義精曉隨照鏡而同欣愛慕大乘洞明實相爰以英博召居西
明遂以五部餘閑三藏遍覽以爲古今綿代製作多人雖雅趣佳詞
無足於傳記所以搦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瞻蔔以類編錄號曰法
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帙義豐文約紐虞氏之博要跡宣道鏡睇
祐上之弘明其言以美其道斯著舉至蹟而無遺包妙門而必盡粵
以有唐麟德三年歲在攝提律維姑洗五月十日纂集斯畢庶使緝
玄詞者探卷而得意珠軌正道者披文而飲甘露繹之以知微觀之
而覩奧與環景而齊照將璇穹而共久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法義篇第四之四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梁昭明太子

統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凝深至理淵粹一相之道杳然難測不二之門寂焉無響自非深達玄宗精解妙義若斯之處豈易輕辨至於宣揚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內義誠自好之樂之然鉤深致遠多所未悉爲利之理蓋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遊道日廣至於法師彌不俟說云欲見滄稟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復多云統和南

上昭明太子啓

釋法雲

釋法雲啓殿下以生知上識精義入神自然勝辯妙談出俗每一往復闔筵心醉真令諸天讚善實使釋梵兩華貧道雖幼知向方而長

無成業邁之濫吹聖明而識慚無退者豈不願餐幽致敢祈仰者誠
在希聞妙說今猥蒙答旨未許羣情退思輕脫用深悚懼渴仰有實
飢虛非假循思檢願重以祈聞唯希甘露當開用得永祛鄙吝伏願
四弘本誓曲允三請懇懃謹啓

答雲法師書

梁昭明太子

重覽來示知猶欲令述義不辯爲利具如前言甘露之開彌慚來說
若止是略標義宗無爲不爾但愧以魚目擬法師之夜光耳統和南
謝勅賚水犀如意啓

臣統啓應勅左右伯佛掌奉宣勅旨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
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雕削旣成先被庸薄
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
漢懷棄鉢之嗟王式碩儒忻驪駒之辨熊飾寶刀子桓恧其大賚犖
牛輕拂張敞慚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

謹啓

解二諦義令旨

并問答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卽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二名俗諦真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各有前後於義非便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真而生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卽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爲雜間俗者卽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僞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爲義生滅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卽文證褒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真俗

世等以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偽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爲義真諦審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無俗諦卽有卽無卽有卽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真是中道以不生爲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爲體

南澗寺慧超諮曰浮偽起作名之爲俗離於有無名之爲真未審浮偽爲當與真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爲體出世人所知不生爲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真卽有是空俗指空爲有依此義明不得別異又諮真俗既云一體未審真諦亦有起動爲當起動自動不關真諦令旨又答真理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感識自橫見起動又諮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令旨又答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所以是橫又諮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

唯應有兩不得言一又諮爲有橫見爲無橫見令旨又答依人爲語
有此橫見又諮若依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爲談不應見動令旨又答
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諮曰解旨依人爲辨有生不生未審浮虛之與
不生只是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
見其不生依人爲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卽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
多論又諮若真不異俗俗不異真豈得俗人所見生法爲體聖人所
見不生爲體令旨答卽俗知真卽真見俗就此爲談自成無異約人
辨見自有生不生殊又諮未審俗諦之體旣云浮幻何得於真實之
中見此浮幻令答真實之體自無浮幻惑者橫構謂之爲有無傷真
實體自虛玄又諮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旣流不
流異愚謂不得爲一令答不謂流不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
之中橫見此流以是爲論可得成一又諮真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

見流不離真體然則但有一真不成二諦令答體恆相卽理不得異但凡見浮虛聖覩真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諦名

招提寺慧琰諮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爲體聖人見真以不生爲體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一令答曰凡夫於無稱有聖人卽有辯無有無相卽此談一體又諮未審此得談一一何所名令答正以有不異無無不異有故名爲一更無異名又諮若無不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爲二令答凡夫見有聖人見無兩見既分所以成二又諮聖人見無無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稱諦令答聖人見無在聖爲諦凡夫審謂爲有故於凡爲諦

栖玄寺曇宗諮曰聖人爲見世諦爲不見世諦令答曰聖知凡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又諮聖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教化衆生令答聖人無惑自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所見故曲隨物情說有二諦又諮聖人知凡見世諦卽此凡夫不令答此凡卽是

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又諮聖既不見凡焉知凡見世諦令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凡自謂爲有故曲赴其情爲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諮曰未審真俗既不同豈得相卽之義令答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其有見自不同無妨俗不出真外又諮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爲當義離於體爲當卽義卽體令答更不相出名爲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又諮凡夫爲但見俗亦得見真令答止得見俗不得見真又諮體既相卽寧不覩真令答凡若見真不應覩俗覩俗既妄焉得見真

靈根寺僧遷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爲義此是讚歎之名真離於俗亦應是讚歎之名令答曰卽此體真不得言歎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所以是歎又諮無勝我者既得稱讚歎我體卽真何故非歎令答無勝我者所以得稱讚歎我體卽真亦是我真故非讚歎又諮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歎我是不僞何得非讚令答不爲直是當體之名如

人體義謂之解義正足稱其實體豈成讚歎又諮此法無能出者焉
得卽是讚歎令答既云無出非讚如何

羅平侯蕭正立諮曰未審俗諦是生法以不令答曰俗諦之體正是
生法又諮俗既橫見何得有生令答橫見爲有所以有生又諮橫見
爲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爲生令答卽此生法名爲橫見亦卽
此橫見名爲生法又諮若是橫見不應有生若必有生何名橫見令
答既云橫見實自無生但橫見爲有有此橫生

衡山侯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諦獨無義名令
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又諮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令答凡俗審
見故立諦名又諮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字
令答凡俗審見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強字爲義又諮浮俗雖
無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令答正以浮俗
故無義可辯若有義可辯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令旨解言真不離俗俗不離真未審真是無相俗是有相有無相殊何得同體令答曰相與無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卽是聖所見無以此爲論可得無別又諮旣是一法云何得見爲兩見旣有兩豈是一法令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又諮見旣有兩豈不相違令答法若實兩可得相違法常不兩人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又諮人見有兩可說兩人理旣是一豈得有兩令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諮曰第一義諦其義第一德亦第一不令答曰義旣第一德亦第一又諮直言第一已包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複令答直言第一在義猶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美又諮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可得盡美令答第一是德豈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又諮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令答第一表德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勵諮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褒貶立名真俗二諦定體立名尋真諦之理既妙絕言慮未審云何有定體之旨令答曰談其無相無真不真寄名相說以真定體又諮若真諦無體今寄言辯體未審真諦無相何不寄言辯相令答寄言辯體猶恐貶德若復寄言辯相則有累虛玄又諮真諦玄虛離於言說今既稱有真豈非寄言辯相令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寂又諮未審此寄言辯體爲是當理爲不當理令答無名而說名不合當理又諮若寄言辯名名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何所說令答雖不當理爲接引衆生須名相說

宋熙寺慧令諮曰真諦以不生爲體俗諦以生法爲體而言不生卽生生卽不生爲當體中相卽爲當義中相卽令答云體中相卽義不相卽又諮義既不卽體云何卽令答凡見其有聖覩其無約見成異就體恆卽又諮體既無兩何事須卽令答若體無別兩緣見有兩見

既兩異須明體卽又諮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卽令答約人見爲二
二諦所以名生就人見明卽此亦何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曄諮曰真諦稱真是實真不令答曰得是實真又
諮菩薩會真之時爲忘俗忘真不令答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又諮若
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忘俗忘真何謂實真令答若存俗存真何謂實
真正由兩遣故謂實真又諮若忘俗忘真而是實真亦應忘真忘俗
而是實俗令答忘俗忘真所以見真忘真忘俗彌見非俗又諮菩薩
會真既忘俗忘真今呼實真便成乖理令答假呼實真終自忘真兩
忘稱實何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諮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以生法爲體未審有法
有體可得稱生無是無法云何得有生義令答曰俗諦有無相待而
立既是相待故並得稱生又諮若有無兩法並稱爲生生義既一則
有無無異令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焉得不異又

諮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令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祇諮曰未審第一之名是形待以不令答曰正是形待又
諮第一無相有何形待令答既云第一豈得非待又諮第一是待既
稱第一世諦待於第一何不名爲第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二亦
應真諦是待不名第一令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說俗第
二方成相待又諮若世諦之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所形待令
答第一褒真既云相待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宅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真諦未審能知之智爲是真
諦爲是俗諦令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卽真又諮
有智之人爲是真諦爲是俗諦令答若呼有智之人卽是俗諦又諮
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真諦之智令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真
智又諮此人旣冥無生亦應不得稱人令答冥於無生不得言人寄
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諮曰爲於真諦中見有爲俗諦中見有令答曰於真諦中橫見有俗又諮俗諦之有爲實爲虛令答是虛妄之有又諮爲當見妄爲當見有令答見於妄有又諮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令答於無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又諮於無名相妄見爲有譬如火熱惑者言冷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令答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冷熱不嘗異

湘宮寺慧興諮曰凡夫之惑爲當但於真有迷於俗亦迷令答曰於真見有此是迷真既見有俗不成迷俗又諮若使解俗便成解真若不解真豈得解俗令答真理虛寂惑心不解雖不解真何妨解俗又諮此心不解真於真可是惑此心既解俗於感應非惑令答實而爲語通自是惑辯俗森羅於俗中各解

莊嚴寺僧旻諮曰世俗心中所得空解爲是真解爲是俗解令答可名相似解又諮未審相似爲真爲俗令答習觀無生不名俗解未見

無生不名真解又諮若能照之智非真非俗亦應所照之境非真非俗若是非真非俗則有三諦令答所照之境既即無生無生是真豈有三諦又諮若境即真境何不智即真智令答未見無生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習觀真境豈得以智未真而使境非真境

宣武寺法寵諮曰真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真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得有二不令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又諮未審就凡聖兩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體令答理不相異所以云一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之殊又諮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太虛無令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又諮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不令答就凡爲語有實異無約聖作談無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諮曰俗人解俗爲當解俗參差而言解俗爲當見俗虛

假而言解俗令答曰只是見俗參差而言解俗又諮俗諦不但參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虛妄令答若使凡夫解虛妄卽是解真不解虛妄所以名爲解俗
光宅寺敬脫諮曰未審聖人見真爲當漸見爲當頓見令答曰漸見又諮無相虛懷一見此理萬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真得有由漸令答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真自虛寂不妨見有由漸又諮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爲不悉忘令答一得無相萬有悉忘又諮一得無相忘萬有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真境不應漸見令答如來會寂自是窮真淺行聖人恆自漸見又諮若見真有漸不可頓會亦應漸忘萬有不可頓忘令答解有優劣故有漸見忘懷無偏故萬有並寂

解法身義令旨

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辯將欲顯理不容默然故隨從言說致有法身之

稱天竺云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目若以
言說則是相待立名法者軌則爲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之體故曰
法身略就言說粗陳其體是常住身是金鋼身重加研覈其則不爾
若定是金鋼卽爲名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謂常住本是寄名稱
曰金鋼本是譬說及談實體則性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法
故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身無量無邊無有足迹無知無形畢
竟清淨無知清淨而不可爲無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有所謂
法身

招提寺慧琰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何得用體以釋身義令
答曰無名無相乃無體可論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又諮若寄以名相
不無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無相令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
相又諮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令答寄言軌
物何得無體又諮亦應寄言軌物非復無相令答軌物義邊理非無

相所言無相本談妙體又諮真實本來無相正應以此軌物何得隱
斯真實強生言相令答真實無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庸淺必須
寄以言相

光宅寺法雲諮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不令答曰名相道中萬
行所得又諮既爲萬行所得豈是無相若必無相豈爲萬行所得令
答無名無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又諮實有萬行實得佛
果安可以無相全無所得令答問者住心謂實有萬行今謂萬行自
空豈有實果可得又諮現有衆生修習萬行未審何故全謂爲無令
答凡俗所見謂之爲有理而檢之實無萬行又諮經說常住以爲妙
有如其假說何爲妙有令答寄以名相故說妙有理絕名相何妙何
有

莊嚴寺僧旻諮曰未審法身絕相智不能知絕相絕知何得猶有身
稱令答曰無名無相曾有何身假名相說故曰法身又諮亦應假名

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令答亦得寄名相慧眼所見又諮若慧眼能見則可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無見令答慧眼無見亦無法可見又諮若云無見有何法身令答理絕聞見實無法身又諮若無法身則無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無令答恆是寄言故有正覺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寵諮曰未審法身之稱爲正在妙本金姿丈六亦是法身令答曰通而爲論本迹皆是別而爲語止在常住又諮若止在常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謂法身令答常住既有妙體何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身又諮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丈六有累何謂法身令答衆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有何實累又諮若丈六非有指何爲身令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又諮既曰應身何謂法身令答通相爲辯故兼本迹覈求實義不在金姿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爲以極智名曰法身爲以絕相故曰法身令

答曰無名無相是集藏法身圓極智慧是實智法身又諮無名無相則無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謂無相令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令答既是無相智慧豈非法身又諮如其有身何名無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令答於無名相假說法身又諮若假說法身正存名相云何直指無相而謂法身令答既於無相假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

靈味寺靜安諮曰未審法身乘應以不令答曰法身無應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法身令答曰本以軌則之體名爲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軌又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爲物軌豈無應化令答衆生注仰蒙益故云能爲物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又諮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物令答能生注仰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又諮既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注仰何益令答正由世尊至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祐若應而後益何

謂至神不應而益故成窮美若必令實應與菩薩豈殊

謝勅賚看講啓

臣統啓主書管萬安奉宣勅旨以臣今講竟曲垂勞問伏以正言深
奧總一羣經均斗杓以命四時等太陽而照萬國臣不涯庸淺輕敢
奉宣莫測天文徒觀玉府慚悚交并寢興無寘仰降中使俯賚光臨
榮荷殊慈靡知啓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解講啓

臣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垂參臣今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
奧非所能鑽仰遂以無庸叨茲宣釋將應讓齒反降教胄之恩允宜
尙學翻荷說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莫干服九丹之華仙
徒可役臣仰承皇威訓茲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羣儒鼓冶異師陶鈞
久滯方使慧施愆其短長公孫罷其堅白王生挫辯旣盡神氣法閑
受屈永隱東峯中使曲臨彌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啓處不任下情

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臣統啓後閣應勅木佛子奉宣勅旨垂賚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卷合目百一卷寒鄉覩日未足稱奇採藥逢仙曾何譬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邃窮於幾象四書所總施命止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辨斯寶城之教網羅真俗開茲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彌識種雨遍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周王策府何待刊寢孟津屏黜丘索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揣己循愚不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啓

謝勅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臣統啓宣詔王慧寶奉宣勅旨垂賚制旨大集經講疏二卷十六卷甘露入頂慧水灌心似闇遇明如飢獲飽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文匪理三乘雲集四辯言而未極八聲闡而莫窮俯應天機垂茲

聖作同真如而無盡與日月而俱懸但觀寶春山獲珠大海臣實何
能恆蒙誘被張奏谷筆豈足陳心抗袖長言未伸歌舞不任喜荷之
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答廣信侯書

梁簡文帝

王白仰承比往開善聽講涅槃縱賞山中遊心人外青松白霧處處
可悅奇峯怪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天華夜落往而忘反有會
昔言王牽物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謹白

與廣信侯書

王白闕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巖寒勁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
金口辭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密祕藏於斯旣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
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藥晨飛況兄慧思弘明本長內教令陪十善
之車開八正之路流般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爲秋實王
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

傍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
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帷之部乘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
徒挹懸河無伸承稟空無所有不瑩情靈緣疾有愛自嗟難拔兼下
車已來義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餐既慚口誦復非心辯永謝寫
瓶終慚染氈况慈雲既被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灑拂但睽違轉
積興言盈臉願加敬納言不宣意謹白

答王心要書

梁蕭映

廣信縣開國侯蕭映惶恐死罪信至奉誨清言兼紙文彩巨麗慰喻
綢繆比日寒霜慘切伏願興居和念民富重殷無過仰損下官智昏
識闇學淺人凡遂得擁卷璇階親奉教義耳餐甘露心承制說天思
淵深叡情廣奧三明一鑿釋滯義於久迷四辯既陳闡難思而頓解
豈漢皇夢迹而梵響復弘雖晉帝留心而微言始見每至夕趨瓊筵
晨登朱陛不曾不憶芳林勝集玄圃法座殿下曳烏寶雲或從容而

問道拖裾博望乍折角而解頤于時謬齒未筵預聞清論親奉話言
數陪顏色至於今者講席殿下限同分陝謬頒天獎猶及下官誰不
欽仁寧無戀德傾心東注恆以係仰爲先下官蒙蔽久已仰慕雖聞
妙義愚心難啓方欲馳驚粉鄉訪疑下席忽逢令旨垂覓波餘尋讀
戰皇俯仰慚惡庶爲恩諄少泰下情正當慈雲智海翻以仰屬謝瓶
慚斃實歸庸菲下官惑緣旣積塵累未消近攝衛乖方遂中途感疾
不得餐承究竟闢開末品徒自剋責終關緣運不審比日何以怡神
披閱儒史無乃損愈下官每訪西郵備餐令德仰承觀矚於章華之
上或聽訟於甘棠之下未嘗不文翰紛綸終朝不息清論玄談夜分
乃寐春華之客登座右而升堂秋實之賓應虛左而入室文宗義府
於焉總萃唯此最樂實驗茲辰下官昔遊梁苑曲蒙眷顧今者獨隔
清顏久睽接仰傾心已結興言涕欷唯冀音旨時賜沾及伏願珍重
尋更下承曲奉恩誨用深銘荷映死罪死罪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音釋

進初救切 杓卑遙切 寘職吏切 愜苦協切 睽乖離也 瞼九儉切

齊飛也 聲莫交切 杓斗柄也 寘安著也 愜苦快也 睽乖離也 瞼上下曰瞼

安也 羊茹切 粉符分切 諱荒故切 評也

...

...

...

...

...

...

...

...

...

...

...

...

...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法義篇第四之五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約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於佛也此衆生之爲佛性實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爲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

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然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外緣

實由乎此也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己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而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

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杳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曷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足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概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至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

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或淺爲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羸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難范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卽是神神卽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

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猶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劍劍利卽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爲刀刀之爲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爲兩則斂斲之生卽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爲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卽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

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用而利之爲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虵亦可截鴻鴈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卽是神神卽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

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於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骼矣明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卽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卽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

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爲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爲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爲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爲惡皆自然而然也座右之賓假氏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爲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降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爲

將覩覆敗之權七葉修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侯那昌疎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賢者哉先生笑而應曰世所謂捋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爲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萬法而盡然焉人爲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妍媸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脩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媸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爲之者夫有造爲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謬此二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強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

事也萬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嘗莫主由遺行之
所招身居逸樂爲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叔少不
埋蛇長無令尹之貴邴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
重華文命答舛叟之極愚以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太伯三世無
翫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
箕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冠
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歎而商臣累王荆
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
鄉不濟小聖之禍王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衛覆舟之
痛誰罪三仁在亳剖心之酷何辜若乃側近邦畿密近世代非墳籍
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虺之毒役慮唯以
害他爲念行己必用利我爲先鋒刀推其尖銳豁壑訝其難滿而則
百兩外榮千鍾內實優偃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縮玉富逸終身自有

懷白璧而爲襟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蟄之殺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採蓄美志而誰眄偏糅於冗雜之中見底於鄉閭之末抱飢寒而溘死與麋鹿而共埋享嘗寂寞孀孩無寄名字不聞湮沈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鶡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之斯之謂矣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關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飈颺雪有委溲糞之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颺無心於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

天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于公待封而封至嚴
母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覩惡人便言其後必亡
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斂容而謝曰若僕者
所執偏述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承德音渙然蒙啓譬猶踈
蜀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
紳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
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
於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實使司牧樂者
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
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
爲所薦鼓鐘斯合豈自然而階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
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孔子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
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善不能招慶禍

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翹翹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爲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答曰昔盧敖北遭若士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伸俯仰心慮所爲彫鏤翦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爲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痲疾冷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製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爲者乃大無爲

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塹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

并序

陳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唯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興有性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以祛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

而希玄君子互騁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寓茲所說則感辯自然
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干戈敗績於後
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
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
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爲得也今爲吾子揚摧而陳之夫
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况復漆園傲吏
恍惚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性乃爲一時之矯俗非關契
理之玄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爲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
然尙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
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
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爲善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生麥未
見聲和響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勛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至
德而生於瞽叟便爲自然而然者竊爲足下不足焉夫至親之道乃

曰天性而各隨行業曾不相關堯舜樹德於往生故稟茲靈智瞽叟
興惡乎前世故致此頑嚚而復共結重緣還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
以智化愚若無瞽叟之兇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勛之聖誰化慢遊
之惡故阿難調達並爲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
常親給侍調達每興害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收以此
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爲
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貧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
賤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丞
相戴淵四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晚稱令德闍王無間之
罪翻然改圖育王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有斯
義善人唯應修善不可片時造惡惡人恆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
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悛革豈其然乎決不然也又
若以修德之人翻感憂感行善之者反致沈淪以爲自然之命亦不

然也若行善而望報去善更遙修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孱雅慶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沈泥暫且龍潛無虧鳳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自可固窮無煩隕穫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祀仲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世特是命業不長冉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子伏誅彌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殷紂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沈尙貽懷怨之咎且夫決定成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禳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謂屠割爲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以爲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爲罪旣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一朝禍盈釁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鬲子泥犁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漸

臺董卓凶殘則曝屍都市晉侯殺趙朔感陷廁之悲齊王害彭生有
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
陸離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請疑公子
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爲得而前旨復云二
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通敏先生曰子旣慙懃屢
請余亦僂俛相答但自省庸陋未伸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非有則
無生理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無滅諸法安在非有非無萬物何
寄蕩乎清淨推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徑無從豈有報應之
理可求善惡之相可得直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諍論強生
分別所謂渴人逐燄水在何池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爲引接近情
祛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執除自然見弭若達乎正理
悟此真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
然領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往實歸積滯皆傾

等秋風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銷冰謹當共捨前迷同遵後業
矣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為財文抄傳刻自於長壽魏收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
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沈迷歸茲勝地自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
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羣品於有待驅衆生於不二所
以刻檀作續構石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素精
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龍宮金口所宣總勒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
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年月日某和南云云蓋聞九河疏迹策蘊靈丘四徹中繩書藏羣玉
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
祕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園八鍵之文

香山巨力豈云能負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爲云云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文玉匣陵陽餌藥止觀僊字關尹望氣裁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遍斯陀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竺之音窮貝多之葉灰分八國文徒麝寶石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道力得無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長臣民休慶四方內附萬福現前六趣怨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被物慇懃微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旣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南愚民餘燼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經多同煨燼結鬘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期月輕舟總至

乃命學司依各次錄并延道場義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
本類莊嚴修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將十萬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
仍書願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
其次藏已下則慧日法靈道場日嚴弘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
精舍而梵宮互有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斟酌分付授
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入寺
寫勿使零落兩失無作前佛後佛諒同金口卽教當教寧殊玉謬須
彌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追念繕
寫之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撤淨財豈可稱計所資甘
雨用沃焦芽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法非道弘人恕己深恩卽
是自爲今陳此意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固自行化他備在經
律顧循菲識誠媿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勝無
爲第一樂內典法奧自關衆僧何事區區橫相負荷但慶憑宿植生

長王宮謁陞趨庭勗存遠大出受藩寄每用祇兢非唯禮樂政刑一
遵成旨而舟航運出彌奉弗墜無容棄稷禹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
聲聞越用乖方既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
根清淨而如說修行涅槃最近徒守經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
於有無上醫王隨病逗藥開乳含酥爲方既異甜冷苦熱取療亦殊
譬前後教門別赴機性根莖枝葉受潤終齊總會津梁無不入道猶
如問孝問仁孔酬雖別治身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內
外相融義同泯合何處有學毗曇而不成聖執黎耶卽能悟真師子
嚴鎧反貽毀於羸目象足至底翻取誚於蜂房心同劍戟諍踰水火
經意論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
味海則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萬善於仁壽總一乘於
普會開發含識濟度羣生今所傳經遍於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
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伸順弘誓於無窮平等坦然通遣

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製三藏聖教序表

唐釋玄奘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求如來之祕藏尋釋迦之遺旨總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馬以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勅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今已翻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爲經序唯希勅旨方布中夏并撰西域傳一部總一十四卷謹令舍人李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答玄奘法師前表敕

唐太宗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而蔭四生慧日將昏朗之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者非己所聞又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敕

重請三藏聖教序啓

釋玄奘

伏奉墨敕猥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震越玄奘業行空疎謬參法侶
幸屬九瀛有截四海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
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奉敕翻譯見成卷軸未有
詮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
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
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冲邈不垂矜許
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旣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
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祕響於龔味金璧奇珍豈韜彩於愚瞽敢
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由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
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奧義託英詞而宣暢豈
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謹奉表奏以
聞謹言敕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爲汝父作碑今氣力

珍做宋版印
不如昔願作功德爲法師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二年幸
玉華宮追裝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
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敕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克荆
楊等九大州裝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各大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
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

三藏聖教序

唐太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
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
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
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
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
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
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

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尊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由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降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迴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

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驚峯瞻奇
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
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
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聖業引慈雲於西極注
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
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唯
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汚其
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
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
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
大

謝敕賚經序啓

釋玄奘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蹟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

境猶且遠徵羲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籠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恆河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怙天威如咫尺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以載乎白馬來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媿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濡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授記無任忻荷之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答謝齋經序啓敕

唐太宗文皇帝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環省慮彌

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述三藏聖教序

唐高宗皇帝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
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
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
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
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祕局是以
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邃古而鎮常赴感應身
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
排空寶蓋接祥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
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
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
八川耨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

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
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
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齟
齟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
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
之真文遠涉恆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
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弘福寺翻
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
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恆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
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
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
舉大綱以爲斯記

謝皇太子聖教序述啓

釋玄奘

玄奘聞七曜摛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以通流是知相
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人理在無惑伏惟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
再述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
與咸英而合韻玄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奉啓陳謝謹啓

答法師玄奘謝啓書

唐高宗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
見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慚悚交并勞師遠臻深以爲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唐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
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
流遁以徇無涯躋駁而趨捷徑豈同日而言也賴川庾初孫早弘篤
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
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

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砥途而太息屬有慧
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輶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
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罇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
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令茲妙義朗若霞
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鶯嶽而相高言泉激
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
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籍甚當世想此玄宗鬱爲稱首歲
惟闡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鐘隨
其小大鳴劍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
且顧蔑琳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
刊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感哉豈不感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唐李儼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敷典渙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

不踰乎實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孰若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秋
毫於十地總沙界而詮道釋春冰於一乘冠塵劫而流化若乃是相
非相是空非空窅乎不測廓焉無像假名言以立體包權實而爲用
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運無知之知導羣迷於朽宅究其實相
則般若爲之宗矣自真容西謝像教東流香城徙築於綿區寶臺移
構於中壤鱗萃羽集者咸徇其法雲褰霧廓者已悟其真至矣哉無
得而稱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藏於長安城創譯一本名
舍衛國暨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支三藏於洛陽城重翻一本名舍
婆提江南梁末有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開皇有佛陀
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祇陀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名誓多
林雖分軫揚鑣同歸至極而筌詞析義頗亦殊途然流支翻者兼帶
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論十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
比校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舊則工顯而義周兼有秦

世羅什晉室謝靈運隋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等並器業韶茂博雅
洽聞耽味茲典俱爲注釋研考祕蹟咸騁異義時有長安西明寺釋
道世法師字玄暉德鏡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斯文以解詁
多門尋覈勞近未若參綜厥美一以貫之爰掇諸家而爲集註開題
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卷號爲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兩卷
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于天之峻彌高巨海納川浴日
之波逾廣披文者冀窮其理講道者洞盡其性學侶無疲於倍功談
客有同於兼採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懸玉軸微言貫二才而靡絕
豈止聲芬驚嶺字韞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

并偈

唐柳宣

稽首諸佛願護神威當陳誠願罔或尤譏沈晦未悟圓覺所歸久淪
愛海舟楫攸希異執乖競和合是依玄離取有理絕過違慢乖入正
戲入百非同捨同辨染淨混微簡金去礫琢玉裨輝能仁普鑒凝慮

研幾契誠大道孰敢毀誹諤崇德唯唯浸衰惟願留聽度有發揮
望矜悃悃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刹土蒙攝
受之恩懷生沾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影東臨漢魏實爲濫觴符
姚盛其風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鑣慧日長懸法輪恆馭開鑿之
功始自騰顯弘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浮圖澄近現趙
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詮明
有終未離於有爲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寧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
玄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塗事絕言象然攝生歸寂終
藉筌蹄亦旣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負者屏氣勝者先
鳴故尙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輦喧張我等
恥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總持法幢祇植法鼓遐震旗鼓旣正則敵
者殘摧法輪旣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膠而能闡弘三

寶無有是處尙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
洞微侔於往哲其辭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
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波菴之歸無竭
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
理合指其所短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
莫不側聽瀉水皆望蕩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淳
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際爲大覺玄軀無爲是
調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實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是
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爲金山雉成鳳南郭濫吹緇灑混
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旣
通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浸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
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鄉娑羅寶
階仍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恆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

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域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爲常蘇妬路既得之於聲明釋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胸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在震旦之所推定摩訶之號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稍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稟自生知無礙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同猶觸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鐘鳴法雲旣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衣不踐脫知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苾芻悉曇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請不爲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所以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答柳博士書

并頌

釋明濬

於赫大聖種覺圓明無幽不察如響酬聲佛資延慶孰悟歸誠良道
可仰實引迷生百川邪浪一味吞并物有取捨正匪虧盈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飾非鑑是抑重爲輕照日冰散投珠水清顯允上德體道
居貞縱加譽毀未動遺榮昂昂令哲鬱鬱含情俟諸達觀定此權衡
聊伸悱悱用簡英英

還迷曰頃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其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雅致誠
哉豈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概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
結者漂淪而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翳蒼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服
而無歸如來以本願大悲忘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力以
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茲愛海濟稟識於三空殄彼邪山驅宵
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焉昔道
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
東照周感夜隕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炳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

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安禪肅物緝類綱者接賦
維絕紐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
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以贍五乘悲去聖之逾遠
憫來教之多闕緬思圓義徇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弔振衣擊錫
討本尋源出玉關而遠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
神州揚真殄謬遺筌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彌廣前烈所明勝義
妙絕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統
無求也無求蠹其實拂二邊之跡忘中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洎其深
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爲法在
心爲法形言爲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冲宗豈造次
所能觀縷法師凝神役智詳正始末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祕希聲應
扣擊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
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近

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幟幟至若靈樞祕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夙彰博物弋獵開墳之典鉤深壞壁之書觸類而長應諸數述振風颺於辯囿摘光華於翰林驪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覺太玄應問便釋再尋言象立試卽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旣而翺翔羣略綽有餘功而能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爾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己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誼議於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爲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幾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旣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而恆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恆是非非恆是不爲非所非是是恆非不爲是所是以茲貶失致惑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

宗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爲宗喻體喻依去體留依而爲喻緣斯兩系
妄起多疑迷極一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
上下誤字音之平去復以數論爲聲論舉生成爲滅成豈惟差離合
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前後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雖廣援
七種而只當一轉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
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惟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微數
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
唯成一呂公所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生萬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無形肇生有象元資一
氣終成萬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乖復何
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苦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
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由率己
致斯狼狽根旣不正枝葉自傾逐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

得乎試舉二三冀詳大意深疵繁緒委答如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
浪而至此哉示顯真俗雲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譬
洪鑪非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居忠履孝靈府
沈祕襟期遠邈專精九數綜涉六爻博攷圖典瞻觀雲物鄙衛宏之
失度陋裨竈之未工神無滯用望實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後致間言
以實際爲大覺玄軀無爲是調御法體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證稟自
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然天師妙道幸以再斯
且寇氏天師崔君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
自濫於金鑰耳唯公逸宇寥廓學殫墳索庇身以仁義應物以樞機
肅肅焉汪汪焉擢勁節以干雲湛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儒林
捋撫九疇之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莫不義符
指掌事如俯拾罇俎咸推其准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
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唯名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

自夙成弘護之心實唯素蓄屬斯誼議同恥疚懷故能投刺含膠允
光大義非夫才兼內外照實隣幾豈能激揚清濁濟俗匡真耳昔什
公門下服道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猥以庸陋叨廁末
筵雖慶朝聞終慚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牆仞罕窺辭
峯難仰既屬商羊鼓舞而霑澤必霑詞雷迅發恐無暇掩耳僉議古
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煩乎鄧林潢湔足以沈鱗豈俟於滄海故不
以愚懦垂逼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概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
己庸疎彌增悚慙指述還答餘無所伸釋明濬白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音釋

續章忍切

忒他得切

竅苦弔切

齧二切

鍛丁貫切

銛息廉切

胛利也

胛利也

胛利也

胛利也

胛利也

古狎切背上也
僵居良切
歛計勿切
衝尺容切
骸柯額切
鏑丁狄切

兩膊間也
盾食尹切
干語中切
口不道
胤羊晉切
悛此緣切
孱

士山隕穫
隕穫困迫
失志郭切
汨莫狄切
水名
豐許觀切
篡初患切
逆

僮武盡切
強捋郎括切
舷古本
冒頓冒音
墨頓音咄
毫傍各切
剖

普后切
虺許偉切
眇美辯切
溘口答切
忽也
跖之石切
颯甫遙切
颺余

切風飛
洩疎有切
溺便溺也
屬賓國名
燔昨鹽切
煨煨烏恢切
燼徐刃

禹先結切
高辛氏
贏郎何切
蚌屬
紕匹吏切
韶齒切
齧徒聊切
齒初齧

取也
括切
斐芳肥切
斐往來也
澗水名
壺古本切
宮覲力戈切
翮也
撫之石

也
澗音烏潢
澗積水也
懦乃箇切
弱也